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二笑 第三笑 憂愁婿偏成快活

贅婿從來最苦，須奉丈人丈母。 若稍失其歡心，幫助女兒欺侮。  
時常逼趕出門，忍氣吞聲猶可。  
倘然不守規條，惹起咆哮如虎。  
打罵繼以奇刑，毒手傳聞戰戰。  
婦人用盡心機，卻笑一毫無補。  
今朝發露懺悔，閨中休得□□。

這幾句俚言，單表一回大意。譬如演戲者，□□得有開場引子，悲歡離合，直看到後邊去，才曉得情節。如今且說個攤頭，傳看官們先笑一場，□□方上人買藥，全憑開口撮文，引得聽的人愁者解悶，□者點頭，道學先生也捧著肚皮大笑，才肯側著□□細細聽其正本話頭。所以說攤頭者，最要有些醒眼處，□□大醉之人，須與他一口辣酸湯，令其心目俱爽，若橄欖清話，非不意味深長，只是撞著不愛趣的，但道濺澀齒，嚼了半個，便要向地下一丟，何若濃監赤醬，描寫些奇聞奇事，不但使男人喜得看，連女人們都喜得看。這又不是新調山歌，盲詞唱本，如何女人也喜得看？因這回的話，都是說著女人家大病根，不免取來看。那金針救世之方，省得盡犯了不起之疾。

前日有人問道：「天下還是男人狠，還是女人狠？」因答云：「看來，男人全沒用，還是女人家狠。」他又問道：「男人若習了武，上馬擒王，下馬斬將；若習了文，筆下有劍，舌底有槍，笑裡藏刀，觸之無不立死，最為利害。女人胸抹著尺布，手拈著短針，終日兀坐繡房中，百年甘苦隨人老，極為可憐。謂何偏說他狠？」乃又答云：「君但知其外，未知其內。他兀坐繡房中，千籌百計，盡有打算出極利害的機謀，極慘毒的條律，要來擺佈男人們。就斷送其性命，他也何曾叫痛？所以說男人行不得的，女人偏會得行。男人就要行一件極狠的事，若與人算計，必有其慈悲心者，肯說幾句好話來相勸，到得女人要行一件極狠的事，若和女人們算計，斷沒有個具慈悲心者，肯把好話來相勸。況他若要在別人面上狠，女輩中尚有慈悲念頭，他若要在丈夫面上狠，女輩中必無肯慈悲丈夫者。巴不得一家立法，千家做樣，同心合膽，算計得做丈夫的，人人毛骨悚然，才稱他們心意。難道還叫他狠不成？」其人聞言大笑，道：「說話的，見太偏了！天下吃素念佛齋僧佈施，肯發慈悲心者，無如女子。他巴不能逢人便勸慈悲，結個善緣，何況自家丈夫，反生惡念？畢竟你自家受了妻子之累，把天下好心婦女，一概抹殺。」

在下也不覺大笑道：「若是在下自家怕老婆，親遭毒手，則膽門已破，只好縮著頭，閉著嘴，戰兢兢坐在家裡，還敢出聲說道他們狠，我們不狠？而且形之紙筆，思量要刻將傳世，勸化普天下狠心的婦人，救度普天下受狠心婦人之累的男子，尚還把婦人們狠心作用一一描寫出來，也非口舌之過，只因憐憫此輩癡愚也。思想去救度他，共成慈悲正果，則不惟男人感激我肯說好話，並女人們亦感激我項門下針，病根盡拔。把極狠極惡的心腸，不難變做大福大量的受用，何等快活？」問者曰：「君之言豈有所見而然乎？」在下便道：「前面一段說話，句句實有所指，句句藏著根由。若不說明，葫蘆提要人猜，莫不是猶如醫人治病，只寫一個湯名引子，不道病屬何症，藥用何味，患者又不知是男是女，你道可不昏悶死也？如今在下卻對病用藥，專醫女人胸隔，不覺心偏氣急，肚腸生毒，一切惱怒吞酸等症，卻照古方四物湯加減，如沉香香附，陳皮 枳實，開氣平肝之劑，斷不可少。服時，須要尋鴿戾肉煎汁，和藥同服，方能有效，切忌近房事，吃老醋。如能依方禁忌，包好，不受□文，蓋此方名為『調陰和氣湯』。漢高帝時，呂太后有此疾，曾以此湯進之，呂太后不肯服，傾之於地，其疾遂不能瘳。至今大笑其愚。」

如今說起有個愚婦人，叫做暴虎娘，是西山人氏。西山所在，通習匠作為業，其父暴向高，也是拿斧頭做木作的，並無什麼表號，人都叫他是暴匠人。其妻子小名叫做蒯阿滿，夫妻兩口成婚一年，便生下一個女兒。因係寅年所生，取名虎姐。自小眉清目秀，伶俐豁達，不像小戶人家兒女。暴匠人自養了虎姐，家道漸好，算命的都說是此女的造化。後來還要興旺父母之家，因此暴匠人夫婦愛此女如活寶一般，美衣美食，扎手傳腳，養得嬌嬌滴滴，也不像小戶人家的兒女氣象。

不想此女果有造化，一日暴匠人在人家監造樓房，排立柱基，泥土不平，用鋤開掘，才掘下一尺有餘，只見一片大石板，藏在地下。他便覺得有些好光景，忙把泥來遮蓋，直待更深夜靜，和著一兩個相厚匠作，悄悄向前去，掘鬆泥土，撬開石板。那石板下面取火觀看，原來是五個大罐，罐內都滿滿裝著金銀。喜得暴匠人滿地打滾，連忙抬將起來。把一罐分給與眾匠，四罐盡歸於己囊。正是：

別人造房屋，木匠偏發福。一宵成富翁，不求而自足。  
只因命運通，無人種柳綠。奉勸世間人，莫討空勞碌。

自後，暴匠人便改頭換面，棄了木作行業，遷居洞庭東山，買了房子田園，討了幾房伴當，開張解庫，十分鬧熱。東山人都稱他是暴老爹。只有城內主顧人家，背地裡依然叫他暴匠人。其妻子的親戚，當初只叫他滿小娘，如今奉他有錢，通改換了口，叫他是暴親娘。還有上等肉麻人，見其豪華受用，指望他破慳照顧，只管連聲接聲奉承，叫道暴太太長，暴太太短。蒯阿滿被他們一朝抬舉得平升三級，做個樂極無量天尊，連女兒虎姐，因父母百依百遂，享用豐足，年方及笄，一發改變得嫋娜婷婷，如花似玉，更兼時新打扮，好不齊整：

翹梁頭髮做牡丹頭，蘭花梳鬢；杜岫裙換著月華裙，金蓮高襯。五色宮妝都小袖，彈墨鮮新；四時背甲東汗巾，雲肩廝稱。更有紫金釵子嵌珠珍，飛蝶堪誇風韻。

合家人都稱他為大娘。父母親戚，通稱他為虎娘。蒯阿滿見虎娘長大，思想要完其姻事，又不捨得出配人家，卻與丈夫商議，要招贅個女婿。一則好照顧女兒，二則要靠托女婿，主持門戶。暴匠人道：「你所見極為有理，明日是黃道吉日，可去請常往來的包媒婆到家，把女兒庚帖傳將出動，煩其尋一位好小官，也完了一樁大事。」

那日閒話不題，明早蒯阿滿便著人去請包媒婆。包媒婆得風隨來，蒯阿滿即將女兒姻事托之。包媒婆道：「親事盡多，但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子弟？」暴匠人道：「不才偌大家私，止生一子一女，兒子年幼，尚在襁褓，女兒年漸長大，作意要尋一位少年秀才相公，才有些體面，日後巴得他發達，亦可光輝門戶。只要人才出眾，肚內通透，聘禮毫不計論，但還有一說，如今秀才們若說有個發跡丈人要招他為婿，他便要拿班做勢，開口就道：『我們讀書君子，是個舉人進士坯兒，不值得扳這樣蠻牛』，一也。又有一等貪心的，聽見發跡二字，便拼得一個精身，一張卵袋，就想來受用丈人，做個快活李大郎，反要丈人去小心趨奉，二也。若果係好秀才，何妨趨奉他一分，只是他也要看觀我夫婦在眼中，不要一進了門，但打了偏袖，凸了肚皮，繫著喉嚨，在家裡欺老個嚇小個。使那紅鞋子氣質，方才成得。」包媒婆道：「若是使氣質秀才，我也不好多口。如今恰有一位新進學的在那裡，年紀止一十八歲，人物俊雅，聞得他肚裡才學穩穩是個狀元，趁今朝好日，待老身去就請了庚貼過來，與大娘合一合婚，倘天緣偶湊，就好相擾你喜酒了。」暴匠人道：「這秀才姓甚名誰？現住何處？」包媒婆道：「那秀才學名叫做柏智，表字養虛，向住城中，父母俱亡，他母舅是本山富戶，見外甥少年進學，現今收養在家，如同兒子般歡喜。」暴匠人道：「既是相近在那裡，你可去約他出來，待我看一看人物如何。若看得中時，何須問卜。不瞞你說，我這雙眼睛憑他棟樑之材，或是無用朽木，只消一看長短闊狹，一分一寸，都不差的。」可笑暴匠人如許豪富，說話中間竟露出本相，信乎人之出身貴賤，蓋了頭遮不得腳也。包媒婆說聲曉得，連忙到柏養虛母舅家去，備細說知。他母舅也深知暴家發跡，卻也心願。柏養虛亦並無難色，欣然隨著包媒婆就走。

不想一路上恰撞見暴匠人走來，包媒婆便站住了腳，叫一聲道：「暴老爹，此位就是柏秀才相公。」柏養虛也連忙上前作揖，

暴匠人答禮不迭。抬頭觀看，見柏養虛人物果然生得俊雅，問他母舅家事情，應對如流。暴匠人滿面添花，向著他道：「將來就是至親骨肉，若不見外，此刻便屈到寒捨去，待老荊也覷面一見，大家放心得下。」包媒婆又從旁聳恿。柏養虛只得隨著同行，到了門首，暴匠人謙謙遜遜，拱其進門。直到中堂坐下，包媒婆便進去，請蒯阿滿出來相見。柏養虛向他作了四揖，便叫道：「親娘請坐。」那一聲「親娘」不打緊，叫得蒯阿滿歡喜非常，覺得平日間眾人叫親娘，叫太太的，那比得他這一聲親熱？透骨子裡，俱是肉香。因向他道：「柏相公請寬坐，待老身去整治午膳出來。」柏養虛謝道：「多蒙親娘厚愛，怎好打擾？」暴匠人道：「自家骨肉，說那裡話？」這第二聲「親娘」又不打緊，蒯阿滿聽去，分明聽著鳳凰之音，好不稀罕，覺得秀才相公之叫親娘，不比等閒人之叫親娘，叫得蒯阿滿極大的大腳卻酥麻了，半個時辰行走不動。可見秀才肯活動叫人，直似藥味中天南口，不覺其有毒，而但覺其苦口便麻也。

暴匠人便請到內樓下坐，須臾，擺設午膳，極其豐腴。暴匠人夫婦同陪，包媒婆幫襯勸酒，喜得女婿酒量卻與丈人丈母一般滄海，直吃到紅日西沉，起身作別。暴匠人那裡肯放？老夫婦齊聲苦留道：「自家家裡，便歇下何妨？」柏養虛又謝道：「感承親娘骨肉相待，敢不從尊命？但恐母舅在家裡懸望，所以要求親娘相諒。」暴匠人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待我就煩包娘娘去回報便了。」這兩聲叫「親娘」不打緊，一發叫得蒯阿滿酒落快腸，篩了大鍾一連十數杯，乘著酒興，把一個不曾下聘的女婿，口裡只管叫「親兒親肉」，有時又叫「秀才相公的肉」依然露出村家體段。柏養虛初次相見，但連次叫親娘，不聞其叫一聲親爹者何也？蓋因人家定親，婦人們作主居多，做丈夫的又無有不聽命於婦人者，所以叫一聲親娘，勝如叫千百聲親爹也。叫得親娘快活，連那做親爹的亦未有不快活的。只看做親爹的要奉承老婆快活，亦未有不連聲叫親娘者。此做秀才的看書透徹，譬如做一篇好文章，先把題中要緊字眼擒住，自然動中款款，信手做。秀才之叫人，真不比那等閒之人叫人隔靴搔癢也。那一夜還有許多叫親娘處，只管再說，其味已淺，不必細題。

但說蒯阿滿醉中高興，在女兒跟前極言秀才相公之做人有情趣：「大姐你有造化。」不知虎娘已在樓後偷看得十分像意，「肯」字兒雖不出聲，「好」字兒滿懷相應。人緣湊集，明日清早，暴匠人便到陰陽家去，擇了成親日子。一等包媒婆到來，便寫下忝眷生紅帖，同去拜他母舅。那母舅見外甥姻事從天而降，不費半文，豈不欣然應允。俟其別後，也寫一忝眷生紅帖答拜。步到暴家，只見外甥和著那親娘，又在那裡大酌。報導：「新親到門。」慌忙撤開筵席，暴匠人整衣迎接。那母舅向柏養虛道：「如何連宵達旦就在此相擾，還該隨我回去，且俟擇定吉期，成過了親，住下未盡。」暴匠人道：「如今就是自家家裡，住下何妨？」母舅道：「沒有這理，且待後日成親，學生送來才是。」暴匠人見他母舅古板，只得放他一同回去。臨去時，柏養虛又走到裡面作，蒯阿滿直送到門首，看兩邊這樣慇懃，真所謂：

人情常比初交日，到底終無怨恨心。

暴家夫婦整備成親之事，在家裡待花筵，請鄉鄰，忙了兩日。至後日晚間，喚齊了樂人儷相，轎子高燈，到〔原書脫漏一頁〕也。虎娘冷笑一聲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小小年紀，卻倒是老油花。」柏養虛道：「其實不敢欺，待我再把些好東西與你看。」便去掇過書篋來，排在虎娘面前，取出無數表記汗巾、香袋、詩扇、蠟珀之類，及如蘭送的烏雲。把來嗅一嗅道：「好噴香的東西。」虎娘劈手奪過去，向地上一丟道：「稀罕那臭騷精的〔毛皮〕毛！」又向桌上一抹，把許多表記都亂滾滾推在地下。虎娘忙把腳來亂踹，柏養虛連忙亂搶，收閉在書篋中，卻帶笑解勸道：「這是已往之事，你何鬚髮惱？」虎娘道：「到了我家，你尚想著當初的勾當，津津有味，真所謂口吃南朝飯，一心只對北番人。」鬧炒炒在房中嚷，蒯阿滿聽得，連忙進房相勸。此時柏養虛若依前叫幾聲親娘，那婆子未有不依前得意，極力在女兒跟前週旋秀才相公的肉者，可笑柏養虛一從入贅，便改換口氣，背地裡叫丈母的小名，叫丈人為作頭，以此為取樂。其如暴老夫婦聞之，好生怏怏然。當面若原叫親娘，雖背地裡叫幾百聲阿滿、作頭，而親娘之得意，猶在也。無奈其絕響不叫。那日見其進房，睬也不睬，一溜煙跑到母舅家去。

母舅問其何忽歸家，柏養虛道：「可笑小人家兒女，靠托在父母身伴，自恃有幾個臭錢，把我寒儒欺負。又怪外甥開口說母舅家好，他便罵口吃南朝飯，一心只對北番人，把母舅做蠻子看待，大肆鬧炒。老婆子又進房幫助，所以只得忍氣回來。」那母舅聽了一面之辭，佛然大怒，道：「這等沒理，你少年進學，怕沒個好人家招你為婿，稀罕他捏斧頭的！且安心住在我家，不要睬他就是。」背了母舅，暗裡又去告訴如蘭。如蘭道：「通是我累及你受氣，論起我的父親，當初原是開京店的，只因與你母舅合伙虧了店本，將我身子作抵在此。承你母舅一向撫養，並不把使女相看，比著捏斧頭的女兒，只恐我的骨氣還重幾分。不知你心上如何？我的念頭，斷不改嫁，寧可你負我，我怎忍負你？」說得柏養虛念頭重熱，竟把暴家一段姻緣，如同冰冷。

是晚，暴家即著人來接，母舅竟回他道：「城中去了。」來人歸覆虎娘。虎娘心裡曉得城中有女妓事情，信以為真，啼哭了一夜。蒯阿滿疼惜女兒，把女婿整整罵了一夜。當初叫秀才相公的肉，今日卻叫他小亡八烏龜矣。暴匠人心雖不悅，然恐女兒終身不了，只得在家解勸，又親到其母舅家去，登門相請。母舅出來接見，道：「舍甥雖孤貧無倚，卻喜青年游校，又在學生身伴，那怕沒有妻房？前日只因親翁苦苦招贅，不好見卻，所以就館尊府，是親翁有求於舍甥，非舍甥有賴於親翁也。何故成婚未及半月，令愛輒自恃富室之女，惡言欺負，致忿忿而歸。若論敝山，富室宅上只好算得一根椽子，學生雖是蠻貨，還可算得著鐵楞榔木，至於舍甥，係宮牆桃李，豈肯受人鑿削？那母舅說的話，句句噎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句，因聽見外甥之言，又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頓口無顏，惟有請罪，道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怒得，即放令甥回舍，以○○○○○○○○目亦人情之常，但令政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家自來，怎好不放舍甥回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意令政，令愛休再相欺負，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般，雖贅在宅上，他的雙腳原非釘釘牢的。」這收場幾句話，更取笑得惡薄。暴匠人敢怒而不敢言，呆呆坐著，等候女婿同歸。母舅也連聲道：「請」，再不見外甥出來，只得抽身進去，那親面如蘭卻拼得破鑼破鼓，把與柏養虛修身之誓，直言無隱，扯住柏養虛衣袖，哭哭啼啼，在那裡與他討決裂。母舅向知而未信，今卻對面吐露，柏養虛低著頭，侷促無地，如蘭拼著命，毫不羞顏。母舅無可計較，即用好言安慰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既有誓言，豈忍污其身，復背其約？我今作主，竟送與外甥與妾。自後往來其間，不怕暴家不允。」如蘭方才放手，柏養虛向母舅道：

「暴家怕他什麼，只怕母舅一言既出，未駟馬難追。」母舅道：「慮我有反悔麼？凡人立世，休論事之大小，皆當以信義為先。若朝令夕改，此鄙夫之行，吾不為也。」柏養虛扯了如蘭，一齊下拜作謝。母舅慌忙扶起，便吩咐道：「今日且隨著丈人回家，以全夫婦之誼。如蘭我自照管，可以放心。」柏養虛不敢違命，勉強隨了丈人，雙雙回去。走到房中，虎娘接見，歡天喜地，沒半句閒話，他指望：

今宵重整舊干戈，翻恨歸來沒奈何。

一夜夢魂俱不穩，只因自悔淚偏多。

暴匠人到自己房中，卻將蒯阿滿埋怨道：「自古說，人家夫婦船到頭相罵，船背後說話，何勞你捱身幫助？以致其告訴母舅，他方才把我嘲笑。這般這般，把你與女兒又罵又恨，又說道外甥也不是釘，釘牢在你家的。我起初只認是閒話，不想後來他竟撇我進去，聞其在裡面將什麼叫如蘭者，贈與外甥為妾。吩咐他往來其間，明是要分其恩愛，離間夫婦之意。一段好姻緣，都被你們弄壞。不知將來作何結局？」蒯阿滿聞言大怒，道：「他們在房中廝鬧，我好意相勸，他不睬徑走，未交半言，如何冤我幫助？這小烏龜舌頭通嚼爛了，那老烏龜好不分皂白，聽了亂嚼，便把我們恨罵，難道到不算欺負麼？明知為著那小騷精門口，他偏要就把小騷精做妾，全然不作準我家女兒，難道又不算欺負麼？那小烏龜自從進門後，叫你是作頭，連我也叫小名，就是女兒，再不曾聽見其叫聲娘子，極好情分，只叫得他是虎兒。步步輕慢，步步受其欺負。你老賤骨，今日反去到門請罪，求其回家，滅盡自己威風，一發長其志氣。自後若稍不像意，他必然又悻悻出門，況且有了得意人在那裡，巴不得尋頭討腦，弄個出場，只怕你老賤骨請不得許多罪，到不如常常跪在他跟前，求其饒恕了作頭罷。我如今拼條狗命，就走進房去，和他辨一個明白，我怎麼樣欺負他，他母舅怎麼樣就罵我？」正在那裡發惱，此時暴匠人聽了老婆之言，心裡也道：「該得動氣。」毫不勸阻。

誰料虎娘在房中，都一○○○○如蘭一段心病重發，急忙走到母○○○○○○夫婦把前面事情一五一十都○○○○咬牙切齒恨道：「說話猶可忍耐，此事○○○○。」進房去，也要與他討個決裂。暴匠人道：「且不要性急，與他費口，我先有個醫方眼法，只是看守住他，再不容其回去，便羞死那老烏龜了。」蒯阿滿道：「只恐我們在這裡說，他聽得風聲不好，一溜煙又走回去，真個再去救他回家不成？我算計有一個緊門門在這裡，不怕他走上○摩天去。」虎娘道：「怎麼叫做緊門門？」蒯阿滿道：「你快去伴住了他，待我把牀帳通搬到樓上，夜則和他同睡，日間鎖禁在樓，若老烏龜家來問，只說托其到常州去討帳，瞞得他鐵桶一般。他若自恃秀才，依然口裡大言無狀，索性說我幫助，我那時便幫著了你，非打即罵，日日鏟削他幾場，弄得他不死不活，怕他不做墨門裡彈線，直直裡依心本分。」虎娘道：「且行此計，看其光景，再作道理。」母子定計而行，可憐柏養虛一時在其家裡，被他們擺佈得頭垂眼落，再沒個法兒跳出圈子。母舅連次來尋，暴匠人都回其不在家裡，母舅心上暗疑道：「外甥是個書生，豈諳經紀？忽地讓其討帳，就是出外去，他必然到我家來說聲，況他平日又有如蘭一段關情，如何歸去之後，絕然不見蹤影？恐此老前日釘其同歸，用什麼惡計難為他，俱未可知。」因此，掛肚牽腸，日日在暴家左近打聽消息，留心看其家裡有何舉動。正是：

渭陽一脈關情處，為著孤兒步步憐。

再說柏養虛每日受氣，惟有吞聲忍耐，只是夫婦之間，也沒好氣相處。夜間卷了一條單被，獨睡樓板之上。虎娘前面幾日憋氣，也自睡了。到六七日後，夜間在牀上翻來覆去，再睡不著。只得扒將起來，帶了笑臉，捱到柏養虛身伴，把纖纖玉手撫其背道：「睡在板上可冷麼？」柏養虛並不答應，又低低喚道：「還不快起來，牀上去睡，我如今不惱你了。」柏養虛也不答應，虎娘慾火焚，無計可施，又只得以臉貼其面，以手弄其陽，口裡叫「親哥親相公」不住。弄得陽物翹然而舉，柏養虛只是閉著眼，動也不動。虎娘此時那顧得什麼羞恥，用力扯開單被，騎在他身上，才把陰門相湊，要做倒澆舊法。豈知柏養虛反把身子一鬆，側轉去了。虎娘也連忙側轉身去湊他，他又把身子一○轉而睡。虎娘有興而來，弄得沒興而止。這一場忿恨，無異殺身之毒。

明日清早，便走向母親告訴道：「爛心肝的，日來恨我一家，全沒好氣。昨夜天寒，我見其睡在樓板之上，好意去喚其到牀上睡，誰料反遭其毒罵。我想他是一心對著臭驢娘，恨我們不放回去。他便生出惡意，做個大家乾閹，身也不近，我那裡受得這般悶氣？畢竟商一個斷根之法，拼得大家守活燻，也說不得了。」蒯阿滿道：「我也想鎖禁在家，原非了局。你若立意要斷根，除非用這條計策，好教他受些痛苦，終身無用。」虎娘道：「什麼計策？」蒯阿滿道：「前日聞得阿爹說，山上新到一個外科，叫做辛割豬，他原是割豬的出身，在北京學了閹割太監的手段，傳得幾個禁方，如今到外邊來走方賣藥，我想除非用著此人，哄他來閹割其雞巴，可不是斷根之法？他做了廢人，你是有此美貌，阿爹頗有家私，不怕沒有丈夫，何消守得活孤燻？」虎娘道：「計策甚好，只怕他不肯下這○手。」蒯阿滿道：「拼得叫爹爹多送他幾兩銀子，何愁不肯？」虎娘道：「不知阿爹可肯？」蒯阿滿道：「阿爹恨其叫他作頭，又攬掇母舅嘲罵，心上也巴不得出氣，待我再聳動他幾句，萬無不肯的理。」虎娘道：「我惱他不過，快些便好。」蒯阿滿便去攬聳丈夫。暴匠人果然聽信，步到辛割豬寓所，一一告訴事情，許其厚謝，求其到家來行事。辛割豬走方之人，只顧要銀子，便肯下手，那管他是非曲直，欣然隨著暴匠人，雙雙到其家中，商量先把蒙汗藥酒灌醉，才好動手。暴匠人道：「他素性貪杯，可快把藥來，投在酒中，待我哄他吃下。」

辛割豬便解開藥包，取那蒙汗藥。不想總在寓中，未曾帶至，因向暴匠人道：「待在下如飛去取來。」慌忙走出門時，合該柏養虛命中有救，這張卵袋該得如蘭受用，所以絕處逢生，因禍得福。說那日母舅正在近邊打探，忽見暴匠人同著辛割豬走進門去，停了一回，又見辛割豬急走出來，不解其故。當初母舅開京店時，便與辛割豬相熟，因此叫住他問道：「辛先生，暴家請你醫治何人，這樣好忙？實對我說，他家是我至親，是我舊可知，可幫襯你多競幾兩銀子。」辛割豬認是好情，便實對他說道：「不是治病，他有一個女婿，○怪其不守本分，要把他如此如此。」母舅聞言驚得○汗淋身，歎口氣道：「天下有這樣奇事？此間不好講話，可借一步，細訴衷情。」兩人同走到一僻靜僧院坐下，母舅告訴他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且撮其略。那女婿就是舍甥，向住寒家，少年進學，暴家特央媒來，要他人贅，何期入贅之後，百般凌辱，舍甥前忿氣而歸，他家立逼其去，相近半月，托言令其出外討帳，使小弟不得見其一面。原來鎖禁在家，今日又要相煩下這毒手，好不慘傷人也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辛割豬解勸道：「老兄何消痛傷，小弟與你非一日相知，既就是令甥，在小弟身上，將計就計，管教保全他回宅何如？」母舅道：「極感厚情，但未知何法保全？」辛割豬道：「待小弟買豬鬃一段，用棉花塞實，好似陽具一般，再備豬血聽用。都藏在藥箱內，到了暴家，假意說閹割之事，若容人看見，割便不活，必要關在僻室中，獨自下手的。到了僻室，那時便可以對令甥說明，詐為閹割，以掩其耳目，此保全法也。再待小弟哄他道，庵割後要尋一僧院，扶去調養，方可平復。若在家中，婦女相近，動了虛火，瘡口就要迸裂，性命便不可知。哄其離了虎穴，猝地潛歸，此救回法也。」母舅道：「承老兄用情如此，小弟當以三十金奉酬。」辛割豬道：「相知朋友，說那裡話，待小弟做成此事，即來奉覆。」遂作別回寓，取了蒙汗藥，又買了豬肝豬血，都藏在藥箱內，忙忙走到暴家。

先要他十兩開手，然後肯下蒙汗藥，弄得柏養虛昏迷不醒。果依其言，扶到僻室，辛割豬閉上了門，急取冰水，解其藥力。柏養虛醒來，卻不認得辛割豬是何人，自己何故忽在此室中。正著驚疑，辛割豬備細把暴家謀害事情，並遇其母舅的說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柏養虛哭將起來，辛割豬搖手禁止，又將要保全救回一段計謀，說與他聽。柏養虛感激不盡，辛割豬依著計謀，先把豬肝蘸了豬血，用石灰拌裹，次用白布棉花等物，裹了柏養虛的陽具，腰間縛著軟帶，緊緊絆在臂凹中去，卻像女人家收緊係月經布一般，又用豬血塗滿白布外邊，連地上及牀褥等件，俱將○塗。又把荷葉湯洗搽其面，宛然疼死之狀。收拾停當，然後放暴匠人進來觀看。只見柏養虛直僵僵○雙股，躺著在那裡，一段陽具血淋淋尚放在刀○，○處不是血跡，怎得不信為真？乃向辛割豬道：「寒家後面就有一個僧院，頃已借賃，不知可就該扶去，安歇穩當，先生才好回寓。」辛割豬道：「趁彼昏迷，扶去更便。」暴匠人便喚齊僮僕，從後門扶到僧院，只說是有病調養。辛割豬背著眾人，悄悄吩咐柏養虛幾聲，隨即到其母舅家回覆。母舅果如數奉酬，辛割豬道：「令甥雖得保全，其事料必敗露，小弟明日遂行，後會尚未有期。令甥今夜必歸也，不及謝別了。」母舅道：「何須就別，小弟還要借重。舍甥所住僧院，未知確在何處？乞煩同去，指引一指引。」辛割豬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隨即攜手出門。

才到暴家相近，母舅用力扯住辛割豬大叫喊起來，道：「地方聽者，暴匠人無端要殺死女婿，現有辛先生下手作證。」母舅喊了，隨著幾個伴當也滿街亂喊，喊聲震天。柏養虛在僧院中聽見，忙趕出來，也喊道：「暴匠人私置牢房，鎖禁無辜，擅用閹割，殺○命。」立時滿山人都聚來觀看，問起情由，甥舅二人一一告訴，無有不髮指者。一面商寫呈狀，將辛割豬○證，鳴告官府；一面同著許多人，柏養虛領頭直○暴家。他們早已驚竄，地方義憤不平，要連名具呈，趕逐出境。暴匠人、蒯阿滿、暴虎娘三口，但顧逃命，皇皇如喪家之狗，連夜僱一隻湖船，徑往靖江躲藏。所遺房產家私，柏養虛泰然管業。人人都說道：「贅婿是該得的。」母舅見人已遠遁，但令外甥去稟明本縣，做個照提存案，亦不深究。辛割豬見官事已完，亦遂作別。此後柏養虛竟與如蘭為夫婦，搬住在暴家大房子內，快活受用。柏養虛又去娶歸女妓為妾，終身之誓，各不相負。幸得陽物未割，所以施為作樂。如蘭、女妓，都該塑辛先生的長生像，朝夕禮拜大恩人才是。後聞得虎娘東逃西奔，被人哄去做了娼婦，可笑千金愛女，只因犯下胸膈不寬等症，誤請外科醫治，被他弄得潰敗穿破，不可挽回。又騙了許多謝儀去，何如在下不要半文錢，把這回金針來曾救天下狠心女子，曾救天下受狠心女子之累的男子？賽過仙○○○藥，幸勿把在下一片慈悲心，看作設帳賣藥的。〔脫頁〕